

刘再复 著

红楼哲学笔记



生活

1

三联书店

刘再复 著

红楼哲学笔记

刘再复题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哲学笔记 / 刘再复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9. 7

(红楼四书)

ISBN 978-7-108-03092-4

I. 红… II. 刘… III. 《红楼梦》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9628 号

责任编辑 徐国强

封扉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7.25

字 数 205 千字

印 数 0,001 — 6,000 册

定 价 26.00 元

不为点缀而为自救的讲述

——“红楼四书”序

刘再复

去国十九年，海内外对拙著《漂流手记》（散文九卷）有不少评论，其中我的年轻好友王强所作的《漂泊的哲学与叩问的眼睛》一文道破了我的写作“奥秘”：讲述只是拯救生命的前提和延续生命的必要条件。他以讲述《一千零一夜》故事的动因为喻，说明我的作品不是身外的点缀品，而是生命生存的必需品。相传萨珊国国王山鲁亚尔因王后与一奴隶私通，盛怒之下将王后及奴隶处死。这之后又命令宰相每天给他献上一少女，同寝一夜，第二天早晨杀掉，以此报复女人的不忠行为。宰相的女儿谢赫拉查德为拯救少女，自愿被献给国王。她每夜给国王讲一个故事，国王因为还想听下一个故事就不杀她，结果她讲了一千零一个故事。她的讲述是生命需求，是活下去的需求。我的《漂流手记》第五卷《独语天涯》，副题

叫做《一千零一夜不连贯的思索》，全书写了一千零一则随想录。王强的评论切中要害，说明我的讲述理由完全是谢赫拉查德式的生存理由。王强讲的是我的散文，其实，我的《红楼梦》写作，也是同样的理由，同样的原因。动力也是生命活下去、燃烧下去、思索下去的渴求。不讲述《红楼梦》，生命就没劲，生活就没趣，呼吸就不顺畅，心思就不安宁，讲述完全是为了确认自己、救援自己。正因为这样，在写作《红楼梦悟》之前，我就离不开《红楼梦》，喜欢和朋友讲述《红楼梦》，与那个波斯宰相之女一样，不讲述就会死。至于讲完后要不要形成文字，倒不是那么要紧。倘若不是学校、朋友、出版社逼迫，我大约不会如此投入地写作，几年内竟然写了“红楼四书”（包括《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人三十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这一点，剑梅也可作证，如果不是她的逼迫，我大约不会对她讲述，而且讲完还认真地整理出《共悟红楼》对话录。

除了个体生命需求之外，还有没有学术上的需求呢？当然也有。不过，这不是缔造学术业绩的需求，而是追寻学术意境的需求。说得明白一点，是想把《红楼梦》的讲述，从意识形态学的意境拉回到心灵学的意境，尤其是从历史学、考古学的意境拉回到文学的意境，做一点“红楼归位”的正事。《红楼梦》本来就是生命大书、心灵大书，本就是一个无比广阔瑰丽的大梦（有此大梦，中华文化才更见力度）。梦可悟证，但难以实证，更难考证。在人文科学中，我们会发现真理有仰仗逻辑分析的实在性真理与非逻辑非分析的启示性真理，后者就难以实证。熊十力先生把智慧区分为量智与性智，前者可实证，后者则只能悟证。世上几个大宗教和中外文化中的一些大哲学家都发现第一义的存在（上帝、道、无等）难以言说，既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康德的“物自体”不可知，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相通。文学蕴含的多半是感性的启示性真理，是难以考证、实证甚至是

难以论证的无穷意味。《红楼梦》中的所谓“意淫”，是一种想象活动。这种想象本身就是神秘的、反规范的、无边无际的心理过程。这恰恰是典型的文学过程。贾宝玉和自己的许多“梦中人”的关系，都包含着这种“在想象中实现爱”的关系，这是《红楼梦》很重要的一部分精神内涵，但很难实证与论证，只能悟证。再如小说文本中多次出现的“幽香”、“香气”，也无法实证。第五回宝玉梦中到太虚幻境，“但闻一缕幽香，竟不知其所焚何物。宝玉遂不禁相问。警幻冷笑道：‘此香尘世中既无，尔何能知！’”第十九回中，宝玉在黛玉处，又“只闻得一股幽香”，于是“一把便将黛玉的衣袖拉住，要瞧瞧笼着何物。黛玉笑道：‘冬寒十月，谁带什么香呢？’宝玉笑道：‘既然如此，这香是那里来的？’黛玉道：‘连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柜子里头的香气，衣服上熏染的也未可知。’宝玉摇头道：‘未必，这香的气味奇怪，不是那些饼子、香毬子、香袋儿的香。’”到底警幻仙子和黛玉身上飘散出的是什么香味，有的学人说，这是美人身上的体香，也有人说是衣服中的物香，而我却通过悟证，说明这是警幻、黛玉“灵魂的芳香”，对于黛玉，也许正是其前世“绛珠仙草”的仙草味。这种不可实证却可让人通过感悟进行想象和审美再创造，便是文学，便是历史学、考古学和其他学科难以企及的文学。我在“红楼四书”中使用的“悟证”法，既不同于知识考证与家世考证，也不同于逻辑论证，虽近乎禅的通过直觉把握本体的方式，但我却在“悟”中加上证，即不是凭虚而悟，而是阅读而悟，参悟时有对小说文本阅读的基础，悟证过程虽与“学”不同，却又有“学”的底蕴与根据。这算不算独立的自性法门，只能留待读者去评论。

《红楼梦》的情思浩如渊海，有待一代一代读者去感悟，而悟证又有益于《红楼梦》研究回归文学。期待“红楼归位”，自然是有感而发。20世纪红学兴旺，但也发生一个文学在红学中往往缺席的问

题。以意识形态判断取代文学研究且不说，上世纪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红学家，固然有王国维、鲁迅、聂绀弩、舒芜等拥抱文学的学人，但无论索隐派、考证派、新证派都忽略了文学本身，所以才有俞平伯先生晚年“多从文学、哲学着眼”的呼唤。蔡元培是我最为敬爱的知识分子领袖人物，但以他的名字为符号的“索隐”研究，却把《红楼梦》的无限自由时空狭隘化为一个朝代的有限时空，尽管其经世致用、以评红服务于反满的目的可以理解，但其结果毕竟远离了文学。在考证上开山劈岭的胡适，其功不可没，没有他的努力，我们可能还不知道我国最伟大的小说，其作者叫做曹雪芹，也不知道《红楼梦》大体上是作者的自叙传，作品的故事框架与曹雪芹的人生家世框架大致相合。可是，胡适作为一个“历史癖”，却不会欣赏《红楼梦》的辉煌星空，他竟然认为“《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也比不上《老残游记》”。他甚至认同苏雪林的论断：“原本《红楼梦》也只是一件未成熟的文艺作品”（1960年11月20日致苏雪林的信，引自《胡适论红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67页）。胡适这种看法十分古怪，他断定《红楼梦》“未成熟”，恰恰暴露了自己文学见解的幼稚。鲁迅说：“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且介亭杂文二集·名人和名言》）专门家胡适倒应了鲁迅“多悖”的评价。把胡适的考证推向更深广也更见功夫的周汝昌先生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曹氏家族沧桑的背景材料，使我们在阅读文本时更明白曹雪芹在处理“真事隐”与“假语村”两者关系时费了怎样惊人的功夫（这可能是世界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个案）。周先生的《红楼梦新证》成了20世纪红学的一个里程碑，可是，周先生竟然把对《红楼梦》的文学批评、文学鉴赏排除在“红学”之外，把红学限定在曹氏家世的考证和遗稿的探佚之中，这又一次使红学远离了文学。俞平伯先生早期也错误地认

为“《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高的”、“应列第二等”（《红楼梦辨·红楼梦底风格》）。后来他做了修正，认为可列“第一等”。可是，在1980年5月26日的国际研讨会上他却说：“我早年的《红楼梦辨》对此书评价并不太高，甚至偏低了，原是错误的，却亦很少引人注意。不久我也放弃前说，走到拥曹迷红的队伍里了，应当说是有些可惜的。”（见王湜华编《红楼心解》，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6—277页）连俞先生也未能理直气壮地肯定《红楼梦》为世界一流一等作品，勉强肯定之后又发生摇摆，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困惑。不过，前贤的努力毕竟为我们提供了再思索的前提，即使偏颇也提供给我们再创造的可能，无论从哪一个角度上说，我们都应当铭记前人的功劳与足迹。说要把《红楼梦》研究从历史学、考古学拉回文学，这只是我个人的意愿，并没有“扭转乾坤”、“改造研究世界”的妄念。

德国天才诗人海涅曾把《圣经》比喻成犹太人的“袖珍祖国”，我喜欢这一准确的诗情意象，也把《红楼梦》视为自己的袖珍祖国与袖珍故乡。有这部小说在，我的灵魂将永远不会缺少温馨。

是为序。

2008年7月10日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校园

目 录

不为点缀而为自救的讲述——“红楼四书”序	刘再复 1
----------------------------	-------

内篇：红楼哲学笔记

引 语

第 1—21 则	3
----------------	---

上辑：落基山笔记（写于美国科罗拉多州）

第 22—82 则	16
-----------------	----

中辑：马里兰笔记（写于美国马里兰州）

第 83—157 则	51
------------------	----

下辑：九龙塘笔记（写于香港城市大学校园）

第 158—249 则	91
-------------------	----

辑外辑：白云天笔记（写于漂流途中）

第 250—300 则	145
-------------------	-----

外篇：红楼哲学补述

《〈红楼梦〉哲学内涵》续篇

一、雅典与耶路撒冷	167
-----------------	-----

二、《红楼梦》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	172
三、曹雪芹与尼采贵族主义	177
四、曹雪芹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	180
五、《红楼梦》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	184
六、曹雪芹与海德格尔的死亡哲学	191
七、《红楼梦》与荷尔德林的诗意栖居	194
《红楼梦》的澄明五境	
一、澄明幻境	204
二、澄明空境	207
三、澄明诗境	209
四、澄明乡境	212
五、澄明止境	220
六、结语	230

附 录

轻重位置与叙事艺术

——和李欧梵谈《红楼梦》	235
--------------------	-----

搜索《红楼梦》的精神天空

——《亚洲周刊》江迅专访录	254
---------------------	-----

悟《红楼梦》，悟人间事

——答香港电台节目主持人江素惠问	260
------------------------	-----

后 记	266
-----------	-----

内篇：
红楼哲学笔记

引 语

【一】

曹雪芹是文学天才，又是哲学家，但他没有哲人相、玄学相，所有深邃的形上思索都蕴藏在意象性的表述之中。其对宇宙人生的柏拉图式的洞察与把握，全含蓄在《红楼梦》的情节与人物里。贾雨村关于“正”、“邪”二气与中道之性的界说；贾宝玉关于“女儿水作、男人泥作”的怪论；史湘云关于“阴阳一体”的妙语；林黛玉关于“无立足境、是方干净”的感悟；秦可卿关于“盛筵必散”、“否极泰来”的警告；妙玉关于“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的提示等等直接的哲理表述尚可捕捉，而融会贯通于整部文本中的大观视角、自然（石头）人化、本真归属、故乡定义、澄明止境、兼美情怀、青春理想国、女儿人极图、“槛外人”异端意识、“大荒山”荒诞存在暗示以及有无、色空、真假、聚散、好了、观止等不二法门哲学大思路、大矿藏则不容易充分发

现。开掘这些大思路，也许正是曹雪芹后世知音的乐趣，倘若更为有心，把这一开掘作为“评红”的一种使命，那就更好。

【二】

从哲学上说，《石头记》是一部自然人化的大书，即石头化为人的大书。从石到人，这是外自然的人化；从欲到情，从情到灵，这是内自然的人化。宝玉原是一块石头，一块女娲补天时淘汰的石头，黛玉原是一株草，一株需要浇灌的“绛珠仙草”。两者都是大自然的一颗粒、一符号。用宇宙的大观眼睛看地球，便会知道人类的世界原是洪荒的石头世界，人的生命也是从洪荒的大自然中逐渐形成。人从自然界走入人界后，身上还带着自然的特性。石为五色石。石是有色的，人之所以为人，也天生带有色欲。王国维说，玉即欲的暗示，欲乃是悲剧之源，这道破了部分真理，但是，贾宝玉的人生过程恰恰是由欲升华为情、为灵的过程，他开始喜欢吃女人的胭脂，喜欢宝钗肉感的胸脯，后来则愈来愈向林黛玉的深邃情感靠近，在林黛玉的导引下不断向灵世界提升。这个过程是宝玉的内自然（包括感官、情感、心理）人化、精致化的过程，也就是“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的过程，即欲逐步减少，情逐步加深，最后达到情的纯粹化和精神境界上的天人大圆融。

【三】

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时，警幻仙子命十二舞女演唱《红楼梦》十二支曲，第一支《红楼梦引子》云：“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第五回）

这个总问题可分为文学问题与哲学问题。

文学问题是感性问题。谁为情种？《圣经》的答案是创世记的亚

当与夏娃。而《红楼梦》则是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第一，情种神瑛侍者通灵入世之后，吃的第一颗禁果是名叫“兼美”的禁果，第二颗禁果是名叫“袭人”的禁果。前者导引情种向上神游，后者推动情种向下追求；前者导向梦与审美世界；后者导向功名与世俗世界。

哲学问题是理性问题。谁为情种？答案应是“石头”。《石头记》既可解为自然的人化与石头的情化，也可解为风月情浓即性压抑情压抑而产生的大梦。

【四】

《红楼梦》对于世界人生，除了文学把握之外，还有一个哲学把握。文学把握通过意象、梦境、语言等手段，展示的是特殊性——个性现象，哲学把握则是心灵与思想的同时切入，它叩问的普遍性问题是：如同石头通灵幻化入世后的宝玉，人降生于人间究竟是为了什么？存在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这个星球上的万物万有万相，最该向往、最该追求、最该憧憬、最该珍惜的是什么？这不是如何写好一首诗、如何治好一个家、如何建设一个国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生、如何死、如何观、如何止、如何好、如何了的形上问题。《红楼梦》通过文学展示一个以宝玉和诸女子为主人公的无比精彩的感性世界，又通过哲学思索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生存困境与心灵困境。

【五】

《红楼梦》哲学是色空哲学，这是人们熟知的，但徐訏先生说：

一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话虽可以包括。可是所感受所表现的色，则是入世最深的色，他所感受所表现的空，则是

出世最彻底的空。（《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与小说里的对话》，《红楼梦艺术论》，台北里仁书局，1984年，第76页）

宝玉的入世，是对情最深的投入，以至被警幻仙子称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第五回）不像贾赦、贾琏、薛蟠等，根本不知情为何物。因为投入得最深，体验得最真最切，经受的磨难也最重，所以最后也彻悟得最彻底，赢得的是最彻底的空。

《红楼梦》贵在色透空也透。徐先生点破这部巨著文本策略是把色推向极致，把空也推向极致。色之美，美到极限；空之美，也美到极限。极致的文本策略背后是哲学的彻底性。财富之极，达至“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权力之极，达至皇妃宝座；功名之极，达至贵爵一品将军。能把这些巨色绝色全看破全放下，便是大空真空。贾宝玉的出家不是告别常人之家，而是逃离人间个个羡慕的最高的荣华富贵。这位主人公的心灵力度，就在告别、放下与逃离中。

【六】

《易经》的《说卦传》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就是天地人三极三才之道，也是儒家人文精神的哲学基点。把人提到与天地并行三极中的一极，从而提高了人的宇宙地位，这是儒家的功劳。《红楼梦》作为异端之书，它的异端性在于只承认前两者，不承认第三者。周易所界定的三极之道（天、地、人三极），《红楼梦》只认两极。对于立人之道，曹雪芹强调的不是“仁与义”，而是“情与爱”。以情为世间世界立极立心，这是《红楼梦》的大思路也是哲学大思想。而最深地负载情、体现情的是青春少女，因此，儿女又是人之极，小说中的

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妙玉、晴雯、鸳鸯、尤三姐等，都是人之极品，也是天地极品。天地之大美，上有星辰，下有“女儿”。《红楼梦》正是一部重构立人之道的大书，呈现的是一部举世无双的青春人极图。

【七】

《红楼梦》哲学可称为心灵学。王阳明的心学，其基本哲学语言是概念，《红楼梦》的心灵学，其基本哲学语言是意象，因此，《红楼梦》首先是石头的心灵史，然后才是由心灵史提升的心灵学。贾宝玉的生命历程，第一步是由石化为玉——通灵而幻化入世；第二步是由玉化为心。贾宝玉离家出走之前对宝钗、袭人说我已经有了心了，玉还有何用？声明的是玉向心转化的完成。《红楼梦》的开端是降落——石的降落；而结局是升起——心的升起。石与心的中介是玉。女儿情的眼泪不仅洗净玉，而且柔化玉，使玉变成心灵。赢得大心灵，梦落幕，太阳便升起了。

明了心灵才是世界的本体，便是觉。

《红楼梦》的心灵学提示的真理是心灵为最后实在、最后光明的真理。此悟与其称之为唯心论，不如称为明心论。

【八】

《红楼梦》集中了中国诸种大文化的精华，儒、道、释三大家之外，还有法家文化、名士文化等。曹雪芹对待各家的态度是扬弃表层的浅薄旧套，吸收深层的哲学智慧和精神宝藏。对于儒，他让主人公表达了对于道统（文死谏、武死战）以及圣贤面具的深恶痛绝，但又接受其“亲亲”的亲情哲学。对于道，他嘲弄了贾敬的炼丹与吞砂，却酷爱《庄子》并实践庄子的“齐物论”与“逍遥游”，兼收平等与